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外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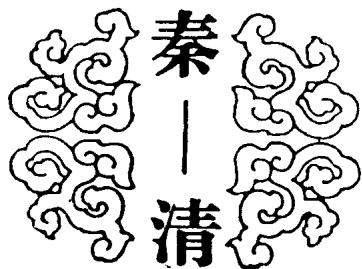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④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四冊)

北夢瑣言	一
唐語林	一一一
摭言	二六七
蠻書	二七六
南楚新聞	三一五
五代史補	三二二
五代春秋	三六一
洛陽繡紳舊聞記	三六九
五國故事	四〇四
江南餘載	四一八
九國志	四三〇
釣磯立談	五〇三
江南野錄	五三一
江南野史	五三三
江南別錄	五七九
南唐拾遺記	五八六

南唐近事	五九六
江表志	六〇一
南唐書	六一三

文	二	孤
四	十	癯
香	香	瑣
	疏	言

雲自在龕刻

光緒廿五年

汪嘉棠檢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以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北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清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參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篋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又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管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言序

一

北夢瑣言序

凌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為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玘游元登多聞因資取其說而為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真茲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於是孫氏之書犁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為刊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

言序

孫光子又嘗著續通歷十卷平生詩文名輩湖編玩皆不傳為可惜也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北夢瑣言卷第一

富春孫光憲集

江陰繆荃孫校刊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因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原本本校改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鬪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猜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猜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言一

大尉李德裕幼原本脫幼字據廣記神俊憲宗賞之

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原本脫書字據廣記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閒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原本作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賞買一

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爲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

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慶休親裁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父遺骸到兗州瑕止縣進賢鄉與父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

言一

二

言一

三

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體經而證之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園基帝令侍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基子蓋王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遇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驕

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基其力粗贍安軌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爨下俟我算路然後廣記二百四十三作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基何不獻效廣記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廣記中金十錠獲免良可笑也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正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

氏則蕭雅而無微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
與詩書周易等列並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
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作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
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各本無吳郡陸
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
同察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其
多人咸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
苟合也唯義所在

白少傳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大
作太据商本校改按文宗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
年號大和現存石刻可證
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

言一

四

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
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坭廣記二百
箱前盈溢既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
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
不欲觀覽原本脫六字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並
据廣記校增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
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比原本作此据賈誼在漢文
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
忌白少傳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論原本脱論
本校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
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

此而聖時也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苑葉之間
少單貧力學有偶儔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
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歸廳本侯僧孺獨出曰不
敢眾輩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
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
先是撰周泰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
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
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
以牛之才衛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泰
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駁之

言一

五

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高應進士舉在父
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瑒原本作崔
傳校改下上疏述高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
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
名干撓上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
請下原本作在据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
高本改改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
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似德
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持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
嚴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

殆難比焉

唐大原本作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

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人賞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

試其所為謂曰予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或歸以

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

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

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

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

馬原本作下馬字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

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礪确之地必為緩轡轍有

原本作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

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觀

歸葬洛中報原本有其字杜郊公郊字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

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郊曰公以碩

大敦龐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

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

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

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

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

聖政今我得魏墓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

及正原本作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

之地今授墓右補闕委舍人善為之詞又問墓曰卿

家有何圖書墓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

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

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言一

七

北夢瑣言卷第一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江陰繆荃孫校刊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
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
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原本脫下子字據廣不
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諸原本脫諸字者必斥乎
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
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請原本脫請字
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
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輔

言一

原本作傳摺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
吳鈔本校改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廣記作能嗣其美賦及楊
墨跡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
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
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
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
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原
劉鈔本校改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
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
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
之原本脫四字據黃冠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

相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
其子鴻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蛻崔瑄輩上疏疏之宣
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
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奸不得臣恩者謂臣弱
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眾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
誚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
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
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
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
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

言一

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
東閣無因計再窺亦怒之官原本有只字止使下員
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
云深思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
之遺賢也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
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
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習善陰符鬼
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
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
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

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

書一

三

荆徐閒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閒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儒者闕則退武者兵益驕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英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踐卒同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

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率利用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據光子當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按王審知詳於此

書二

四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詩三一作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常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瘡病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據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

一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設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閒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數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貨殖至於荷

言二

五

耒耨未灌園甯蔬未有祿以原本脫以字据吳鈔本校增代耕豈空器而爲養安可怠甘苦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器薄不能樽節稍豐則猷其狗彘少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三

富春孫光憲纂集

江陰繆荃孫校刊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進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早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言三

一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識其離賈之子請改爲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懣悔交集也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閭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攷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

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攝相公未遇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

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

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卻

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

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

書三

二

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親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連遇也

杜郊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

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

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

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

官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

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

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

浮誇人有從劍門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

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為賢時號秀角犀

李太師光顏以大勲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

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

閨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

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一作難偶立

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原本脫四字據廣記

乎某已選得一佳婿諸賢未見乃召一原本脫一字

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

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勲懷

弓藏之慮武衛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

志也與夫必娶高國原本脫四字求婚王謝何其遠

書三

三

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

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飢此麵不過十八片曾典

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

見後更不訪親知閭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

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

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

甚暗成事原本作所圖據廣記太速有鄙薄者號為

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原本作人摺

開筵宣言於眾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

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

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雖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

司徒掌殿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

脩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

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

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

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⑤冀原本脫二字據廣

增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

其連州一作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開廢能為此

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

三

視之一旦有命微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

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略即作

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

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

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

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

趙令公瑩家庭有橘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

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

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

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

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達非止一

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

向者槐東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

拔聳之如是也龍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

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

脫字楊廣記四禮讚螺唄閒作渤海軍候悉擒

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

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秀丁數千作亂我故

原本脫故字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

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時稱

三

駢奸妖術斯亦或然之驗與原本脫十三字據廣記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原本

字據劉鈔非定亂之才鎮渚官為都統以禦黃巢寇

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

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

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

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泊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

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辱鋒刃

於是棄關隨僊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

勲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

捍豈王中令儒儒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
云勅一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
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陣
化闕之意其詞云使便歸降必有性獎朝廷

唐路侍中嚴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
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
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裏蜀人見
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眾也間巷有裱服
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
見僧豕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
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

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
煙兩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商本作李
禮異

勳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
負文藻潛慕進修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

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
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

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
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駁

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
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
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
也○原本脫之字据商本校增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數歷清顯
聲稱烜一作然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鈞
鎮荆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
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
麻衣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
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
參不得已而受原本作授据廣
記二百二校改之魏公曰文武之道
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
右見一白猪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
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原本作大中
据廣記四百

九十九九校改按韋宙鎮廣州史無年月初除廣州
沈炳震方鎮表列入懿宗初年與廣記合

節度使懿宗原本作宣据廣
記校改下同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
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原本
作十据廣堆固無所貪懿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
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

克禁止間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纖箴籠召
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

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
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

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歛也 崔珣侍御家寄荊州二

子地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按此西門

也原本溫度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

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何為常原本脫三字之役乃脫屣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

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相公表為西川行軍司馬原本作馬歷東西川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之英

雄作人中之祥瑞識之也原本厲圖南為西川副使隨

府罷職行魯欲廷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

第直出北郭家人遠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為行魯配殺之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因必溫顏

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菹

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膾膾炙之屬皆逼京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頗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雷人

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盡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劉舍人蛇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

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富貴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

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於

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素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之故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

有其說時未喻也原本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原本

榮之初除原本羅國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

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賤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

謝辭出宅連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尋捧

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

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鬻浮之與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門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唐咸通中荊州原本作中廣記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

言三

十

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閫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鎮魏相墓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錢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折罕廣記二百六十六作推罕茅轉而出眾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澧州老軍將周諤詩

備言事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基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埒街官吏毆之甚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餼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大本原校改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墀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言三

士

唐劉僕射崇艷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餅鏹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發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及原本二十八廣記三百校改鎮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輓經渚官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唐趙大夫崇凝重原本脫重字標商本校增清介門無雜賓慕王

蒙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原本作質堂堂不為

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

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

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